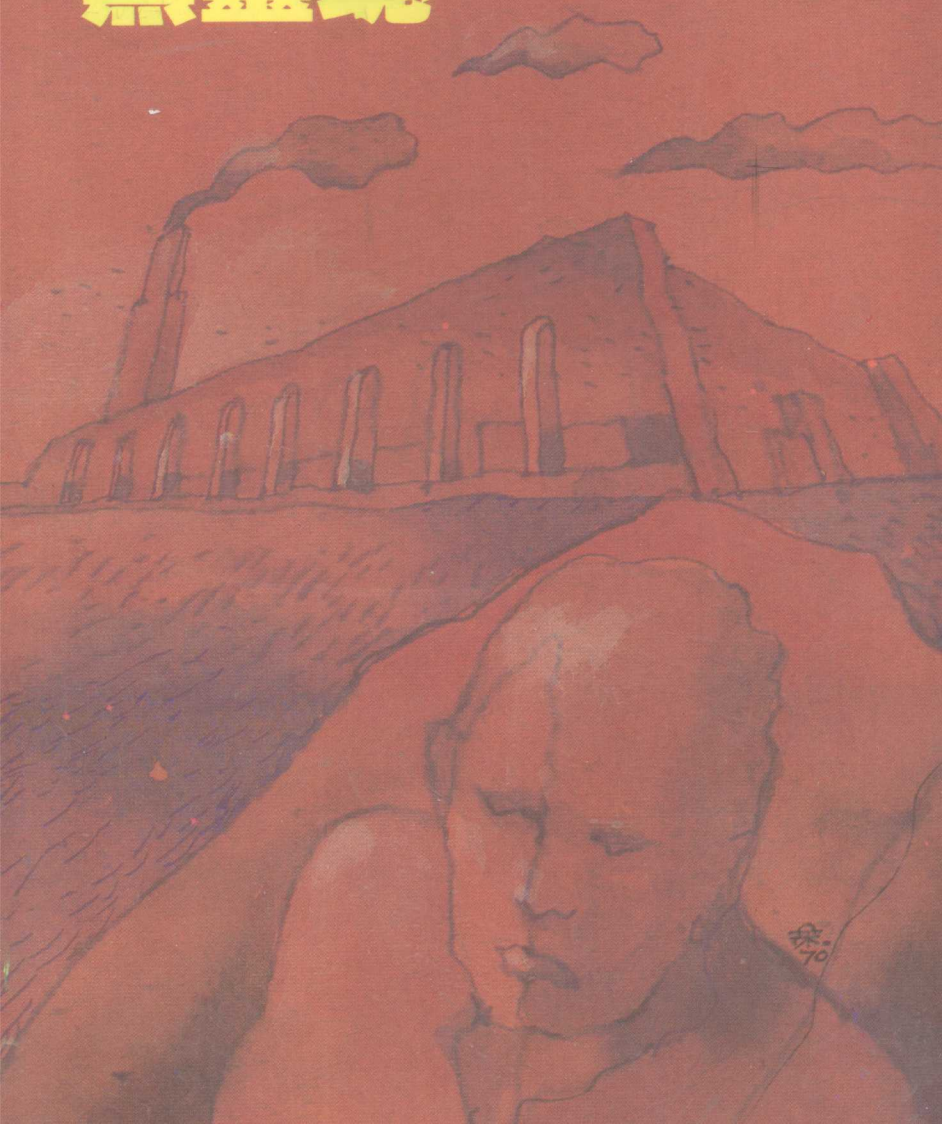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黑靈魂





倪匡著

黑靈魂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黑 靈 魂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②⑧

著 者	倪 匡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 價	新台幣100元 港幣15元
初 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
八 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0572000777

報紙上刊出了一段怪廣告：「茲有木炭一塊出讓，價格照前議，有意洽購者，請電二四二二一五二七二四一八。」

我並沒有看到這段廣告。廣告登在報紙上，看到的人自然很多，其中有一個，是我的朋友，這位朋友是推理幻想小說迷，自己也寫點推理故事，以有推理頭腦的人自居。他在廣告登出的第一天就看到了，當天下午，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我。

當我拿起聽筒來時，和聽到了一個明顯是假裝出來的，聽來沙啞而神秘的聲音，道：「衛斯理，猜猜我是誰？」

我又好氣又好笑，道：「去你的，除了是你這個王八蛋，還會是誰！」

電話中的聲音回復了正常，道：「哈哈，你猜不到了吧！我是陳長青！」

我立時道：「真對不起，我剛才所指的王八蛋，就是說你。」

陳長青大聲抗議，道：「你這種把戲瞞不過我！你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王八蛋，事實上，你絕對未曾猜到是我。第一，我很少打電話給你。第二，以前在電話中，我從來也未曾叫你猜一猜我是誰。第三，剛才我在電話中的聲音分明是偽裝的，而平時我給人的印象，絕不作偽。從這一點，可以肯定你剛才未曾猜到是我了！」

這一番故作縝密推理的話，真聽得我無明火起，我對着電話，大喝一聲，道：「陳長青，有話請說，有屁請放，沒有人和你討論這種無聊的事！」

陳長青被我罵得怔了半晌，才帶着委屈的聲音，道：「好了，幹嗎那麼大火氣。」他頓了一

頓，才又道：「你對那段廣告的看法怎麼樣？」

我問道：「什麼廣告？」

陳長青「啊哈」一聲，道：「我發覺你老而退化了！這樣的一段廣告，如果在若干年之前，一定會引起你的注意，而現在，你竟然——」

我不等他講完，就道：「你乾脆說吧，是什麼廣告？」

陳長青笑着，道：「我不說，考考你的推理本領，給你一點線索：我平時是看什麼報紙的？爲什麼你竟然會沒有看到這段廣告，爲什麼——」

我不等他再「爲什麼」下去，老實不客氣，一下子就放下了電話，不再去理會他，因爲我實在沒有什麼心情，來和他作猜謎遊戲。

我估計陳長青可能會立時再打電話來，痛痛快快將他要告訴我的事說出來。是以在放下了電話之後，我等了片刻。

可是電話並沒有再響起來，我自然也不加理會，自顧自又去整理書籍。當天下午，將不要的書，整理出一大捆來，拎着出了書房，拋在後門口的垃圾筒旁。

這時，已經是將近黃昏時分了，我放下了舊書，才一轉身，就看到一輛汽車，向着我直駛了過來。

我住所後面，是一條相當靜僻的路，路的一端，是下山的石級，根本無法通車。那輛汽車，以這樣高的速度駛過來，如果不是想撞死我，就一定是想自殺。

我一看到那車子直衝了過來，大叫了一聲，立時一個轉身，向側避了開去。

車子來得極快，我避得雖然及時，但車子是在我的身邊，貼身擦過，還是將我的外衣鉤脫了一大幅。

我才一避開，看到車子繼續向前衝去，眼看要衝下石級去了，才聽得一陣尖銳之極的煞車聲，整輛車子，在石級之前，連打了幾個轉，才算是停了下來。

剛才我避開去之際，由於匆忙，並未曾看到駕車的是什麼樣的人。這時，車子停了下來，我心中充滿了怒意，站着，望定了那輛車子，想看看那個「飛車英雄」究竟是何等樣人。

車子才一停下，車門就「砰」地一聲，打了開來，一個人，幾乎是跌出車子來的。他出了車子之後，仆跌了一下，但立時挺直了身子。只見他不住地喘着氣，口和眼，都睜得極大，神情充滿了驚恐，面色煞白。由於他的神情是如此驚駭，以致我一時之間，竟想不出他是什麼人來。直到他陡地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天！衛斯理！」

他叫了一聲，我才認出了他是什麼人來，他就是陳長青！我認出了他是什麼人，更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向他走了過去，道：「你幹什麼？究竟是想殺人？還是想自殺？」

我一面說，一面向他走過去，一來到他的身前，他就陡地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臂。

他抓得我如此之緊，就像是一個將要溺死的人，抓住了一塊木板一樣。

陳長青這個人，平時雖然有點神經過敏，故作神秘，喜歡推理，自名偵探，可是照如今這樣的情形來看，却也不像是做作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麼極其異特的事，才會如此驚駭。

一想到這一點，我便原諒了他剛才的橫衝直撞，道：「什麼事？慢慢說！」

事實上，這時我要他快說，他也說不出來，因為他只是不斷喘着氣，面色仍然煞白，一點也沒有改善。我伸手拍着他的肩頭，好令他安定下來。他過了好一會，才緩過氣來，道：「我……剛才幹了些什麼？」

我揚着被扯脫了一半的上衣，道：「你看到了？剛才你差一點將我撞死！也差一點自己衝下石階去跌死！你究竟是怎麼了？」

陳長青的神情更加駭然，四面看着，他那種緊張的神情，甚至影響了我，連我也不由自主，變得緊張起來。可是街上根本沒有人，我也不知道陳長青是在緊張些什麼。

陳長青仍在喘着氣，說道：「我們……我們……進屋子去再說！」

我和他一起回到我的住所，他一直緊握着我的手臂，一直到關上了門，他才鬆開了我的手，吁了一口氣。我先給他倒了一杯酒，他一口將酒喝完，才瞪着我，道：「那段廣告！」

那段廣告！我早已將他的電話忘了，我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廣告！

我只好說道：「哦，那段廣告！」

陳長青自己走過去，又倒了一杯酒，再一口喝乾，才抹着嘴，道：「你難道只覺得這段廣告很古怪？」

我攤着手，道：「真對不起，我今天下午很忙，不知道你說的那段廣告是怎麼一回事！」

陳長青瞪大了眼望着我，像是遇見了什麼奇怪的事一樣。我笑道：「你平時就有點神經過敏

，我不能爲了你的——一個電話，就去翻舊報吧！」

陳長青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必翻舊報紙，它就登在今天的報紙上！」

我坐了下來，隨手在沙發旁邊的几上，拿起今天的報紙來，問道：「好，這廣告登在什麼地方？」

陳長青在我對面坐了下來，道：「分類廣告的第三頁，出讓專欄上。」

我翻看報紙，找到了他所說的那一欄。報紙上的分類廣告，是沒有什麼人會去詳細閱讀它的，除非有特別的目的。陳長青何以會注意到了這一段廣告，也很奇怪，因爲廣告很小，廣告的內容是：「茲有木炭一塊出……」

我看了那段廣告，皺着眉。的確，廣告很怪。「木炭一塊出讓」。木炭值什麼錢，登一天分類廣告的錢，可以買好幾斤木炭了！根本不值錢的木炭，有什麼理由弄到要登報出讓？

任何人一看到這段廣告，都可以立即想到這段廣告的內容，一定另有古怪，絕不是真正有一段木炭要出讓。而且，廣告上的電話號碼，也是開玩笑，長達十二個字。世界上，只怕還沒有什麼地方的電話號碼，是十二位數字的。

我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嗯，是古怪一點。但是再怪，也不至於使你害怕到要自殺的程度！」

陳長青尖聲道：「我沒有想自殺！」

我道：「可是你剛才這樣駕車法——」

陳長青道：「你聽我說！」

我令自己坐得舒服一點道：「好，我聽你說，首先我想知道你是怎麼會詳讀分類廣告的！」

陳長青道：「最近，我想買一具顯微鏡，新的太貴，所以我一直在留意報紙分類廣告中的出讓欄，希望可以找到一具舊貨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如果是這樣，陳長青留意到了這段廣告，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。我也知道，廣告登在報上，看到的人一定很多，而且每一個看到的人，都會心中覺得奇怪。但也一定止於奇怪而已，事不關己，不會有什麼人去採取進一步的行動。

但是看陳長青的情形，他顯然不止心中奇怪，一定還做了些什麼。

我道：「你在看到了這段廣告之後，做了些什麼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我先進行推理，等到有了結果，我就打電話給你。誰知道你一點沒有興趣！」

我有點啼笑皆非，道：「是你自己吞吞吐吐，不痛快地將廣告的內容告訴我。你是怎麼進行推理的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首先，木炭是沒有價值的東西，所以，在這段廣告之中，我斷定，木炭只不過是某一種物品的代名詞。」

我點着頭。陳長青這時，神態已經漸漸恢復了常態，看到我點頭同意他的推論，他更十分高興。他又道：「其次，雖然說這是一段廣告，但實際上，只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通訊。」

我「嗯」地一聲，稍有疑惑之意。陳長青忙道：「你看：價格照前議。有一個人，用甲來代表。甲，有一樣東西要出賣，已經和買家接過頭，但是交易沒有完成。過了若干時候，甲又願意

出讓了，所以才登了這段廣告，目的是想通知曾經和他談過交易的買家。」

我在他的膝頭上用力拍了一下，道：「了不起，你的推理能力，大有長進！」

陳長青咧着嘴，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覺得十分好奇，想明白『木炭』究竟代表了什麼，所以，我就打電話去問。」

我眨着眼，道：「等一等，那十二個字的電話號碼，你可以打得通？」

陳長青現出一種狡獪的神情來，道：「只要稍爲動點腦筋，就可以打得通！」

我悶哼了一聲，他老毛病又來了，不肯直說！不肯直說也不要緊，要是他陳長青動了腦筋就可以想出來的事，我要是想不出來，那好去死了。

我低頭看着廣告上的電話號碼，是十二個數字。本地決沒有十二個字的電話號碼，本地的電話號碼，是六個字的。那也就是說，刊出來的電話號碼，每兩個字，才代表一個字。

將這十二個字分成每兩個字一組。我立時發現，每兩個數字，都可以用三來除。而且，每兩個數用三一除之後，就變成一個數字，結果是得到了六個字的電話號碼。

我笑了笑，道：「不錯，每兩個數字除三，你得到了電話號碼！」

陳長青望着我，好一會，他才道：「你想得比我快，我花了足足一小時。」

我揮着手，道：「別理誰快誰慢，你打電話去，結果怎麼樣？」

陳長青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——現在十分後悔，真不應該那麼多事！我惹了麻煩了！」

我揚了揚眉，道：「嗯，是黑社會的通訊？」

陳長青搖頭道：「我不能肯定。我推算出了正確的電話號碼，心中十分興奮，就打電話去，電話鈴響了很久，才有人來接聽，對方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，問我找什麼人。我道：『有木炭出讓？我有興趣！』那老婦人停了片刻，在這段時間中，她像是捂住了電話聽筒，在和另一個人磋商。然後，她才道：價錢你同意了？」

我盯着陳長青，陳長青又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這時若放下電話，那就好了，可是我却繼續下去，因為我覺得十分好玩，我道：同意了。」

我插了一句口，道：「究竟是什麼價錢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是，當時我心中也這樣在問自己，究竟是什麼價錢？如果知道了是什麼價錢，對木炭代表着什麼，就可以有一個概念。可是我却不能直接問對方是什麼價錢，因為『價格如前議』，真正的買家，是應該知道價錢的。」

我道：「那你可以採取迂迴的方法。」

陳長青用力拍了一下沙發的扶手，道：「我就是採取這個方法，我問道：價錢我同意了，但是怎麼付款？你們要支票，還是現金？」

我笑道：「對，這辦法可不錯。」

陳長青瞪了我一眼，道：「不錯！我幾乎出了醜！我的話才一出口，那邊的老婦人聲音就道：黃金！同樣體積的黃金！」

我陡地一呆，望着陳長青，陳長青也望着我。我是因為不明白「同樣體積的黃金」是什麼意

思，從陳長青那種神情看來，他像是和我同樣不明白！

我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怪事，木炭和黃金，同樣用體積來計算，這真是天下奇聞！」

陳長青道：「可不是，當時我呆了一呆。一聽得這樣的價錢，我心中的好奇更甚，我幾乎不假思索，便道：好的，我帶黃金來，我們在什麼地方一手交金，一手交貨？我故意說『一手交貨』，不說『一手交炭』，是暗示對方，我知道木炭只不過是一種掩飾，一定是另有所指的。那老婦人並沒有說什麼，只是道：『老地方！』」

我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又有麻煩了，老地方，你怎麼知道什麼地方才是老地方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是啊，我根本不知道『老地方』是什麼地方。還好我應變快，我幾乎考慮也不考慮，就道：老地方不好，我想換一個地方，在公園的噴水池旁邊，今天下午四時，不見不散。」

我皺着眉，道：「陳長青，公園的噴水池旁？你當是和女朋友約會？你是要進行一宗交易，這宗交易，充滿了神秘的色彩！」

陳長青瞪着眼，道：「在那時，你一定要立時給對方一個肯定的建議，使對方不堅持老地方，你還有什麼更好的提議？」

我道：「有三千多個比噴水池旁更好的地方，我想對方一定不接受你的提議！」

陳長青一副勝利者的姿態，道：「你錯了！對方一聽就道：『好！』」

我多少有點感到意外，「哦」地一聲，道：「算我錯了。你去了？見到了那個出讓木炭的人

嗎？」

陳長青點着頭，却不出聲。

我看了看鐘，現在才五點多鐘，而陳長青和我已談了二十分鐘，他駕車橫衝直撞而來的時候，是四時三刻左右，公園到我住所的途程，是十來分鐘，那也就是說，當他臉色煞白，駭然之極，駕車衝過來之際，應該恰好是四點鐘的那個約會之後。

再推論下去，結論是：他在這個約會之中，遇到了極不尋常的變故！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是一次極其可怕的約會，是不是？」

陳長青又不由自主喘起氣來，連連點着頭。我道：「詳細說來聽聽。」

我一面說着，一面離座而起，又倒了一杯酒給他。他捧着酒杯，轉動着，道：「我放下電話，就準備出發。我當然沒有黃金，但那並不重要，因為我的目的，只不過想知道對方要出讓的究竟是什麼。而且，我想，事情多半和犯罪事件有關，不然，何必這樣神秘？所以，我也想到了我可能會有意外的遭遇。我駕車前去，將車子，就停在離噴水池最近的地方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將几上的煙灰碟移了一移，道：「這是噴水池！」然後，他又放下了酒杯，道：「我將車停在這裏，相距大約一百公尺。我到得早，三點五十分就到了，我不下車，在車中，望着噴水池，看着對方是不是已經來了。」

我讚許道：「你的辦法很好，如果對方是凶神惡煞型的人物，你可以立時就逃！」

陳長青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就算對方不是凶神惡煞，我只要看到對方，認為他不容易對付，我

也不會貿然下車。可是，可是——」他講到這裏，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噴水池旁邊人並不多，有幾個人，我肯定他們不是我要見的人，就一直等着。等到三點五十八分，我看到了一個老婦人，提着一隻方形的布包，向噴水池走去，一面在東張西望。我立即肯定了我要見的就是她！」

我覺得有點好笑，道：「一個老婦人，你就覺得好欺負，容易對付？」

陳長青揮着手，道：「別說笑，只是一個老婦人，我當然沒有害怕的理由。是我立時下了車，向噴水池走過去。當我走過去的時候，那老婦人已經在噴水池的邊上坐了下來。我裝成若無其事的样子，走向前去，並且在她的身前走了過去，仔細觀察着她。」

我道：「你可以這樣做，因為她以為打電話給她的人，一定是上次交易談不成的那個買家，而不會是一個陌生人，她不會注意你。」

陳長青道：「的確，我在她身前經過之後，她只是望了我一眼，並沒有十分留意。而我，却有很好的機會打量她，我越看她，心中越奇怪。」

我道：「是一個樣子很怪的老巫婆？」

陳長青大聲道：「絕不……」

我有點好笑，道：「不就，何必那麼大聲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因為你完全料錯了。那老婦人，我看已超過七十歲了，穿着黑緞的長衫，同色的外套，戴着一吊相當大，但已經發黃了的珠鍊，滿頭銀髮，神態極其安詳的，在安詳之中，另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氣勢。這種氣勢，絕不是一般暴發戶所能具有的。」

我點着頭，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，這位老婦人，有着極好的出身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一定是，她的衣着、神情，全顯示着這一點，我在她的身前經過之後，心中在暗暗對自己說：不應該戲弄這樣的一位老太太，還是和她直說了吧！可是我看到她手中的那個包裹，却又疑惑了起來。」

我喝了一口酒，道：「包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包裹是深紫色的緞子，上面綉着花，雖然已經相當舊，但是還可以一眼就看出，綉工十分精美。這種包裹布，是專門用來包東西用的，在現代化的大城市中，根本已找不到了！」

我道：「老人家特別懷舊，保留着舊東西，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。」

陳長青道：「當然，但是令我疑惑的，是包裹的體積，相當大，足有三十公分見方！」

我立時道：「你曾說過，包裹是方形的，我猜紫緞子之中，一定是一隻箱子。」

陳長青道：「自然是一隻箱子，我也想到了這一點。可是，那『木炭』，放在這樣大的一隻箱子之中，體積也不會小到什麼地方去吧？而她在電話中，曾告訴我，『木炭』的價格，是同體積的黃金！」

我「哈哈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一隻大箱子，是可以用來放很小的東西的。」

陳長青瞪了我一眼，道：「體積如果真是小的東西，價值通常在黃金之上！你難道沒有想到這一點？」

我被他駭得無話可說，只好道：「那怎麼樣？總不成箱子裏，真是一塊木炭！」

陳長青道：「所以我才覺得奇怪。我覺得，無論如何，至少要看那箱子之中，放的是什麼東西才好。於是，我轉過身，走向她，來到她的面前，我道：『老太太，我就是你在等的人。』她抬起頭，向我望來，道：『咦，怎麼是你？你是他的什麼人？』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遇到這樣的場面，是相當難應付的。老太太口中的「他」，自然是上次議價之後交易不成的那個買主。她登那段廣告，根本是給那買主一個人看的，自然想不到有人好奇地來無事生非！

陳長青道：「當時，我並沒有猶豫，道：他沒有空，我來也是一樣。老太太好像很不滿意，但是也沒有說什麼，只是打量了我一下，道：不是說好帶金子來的麼？金子在什麼地方？我道：金子帶在身邊，我總不能將金子托在手上！」

陳長青講到這裏，略停了一停，才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自以為這樣回答，十分得體。因為就算是一百兩黃金，我也可以放在身邊而不顯露的。誰知道我這樣一說，那老婦人立時面色一沉，站了起來，道：你少說瞎話，金子不在你的身邊！」

我望着陳長青，道：「你知道她為什麼立即可以戳穿你的謊話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當時我想不透，但是我立即知道了！」

我沒有再說下去，陳長青續道：「當時我道：是的，金子不在我身上。在車子裏！我一面說，一面向車子指了一指。那位老太太望着我，神情十分威嚴，我心中有點發虛，只好道：我是不

是可以看一看那塊木炭？」

陳長青說到這裏，拿起酒杯來，大大喝了一口酒，才續道：「我只當老太太一定不肯，誰知道老太太聽了我的話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誰叫我們等錢用，只好賣了它，實在我是不願意賣掉它的！她一面說，一面解開了包裹的緞子，在緞子裏面，果然是一隻箱子，那是一隻十分精緻的描金漆箱子，極精緻，上面還鑲着羅甸，我未曾見過那麼精緻的箱子。」

陳長青不斷在說着那箱子如何精美，這令得我很不耐煩，我道：「她打開了箱子沒有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你別急，箱子露出來之後，老太太取出了一串鑰匙來。箱子上的鎖，是一種古老的中國鎖，我也留意到，她取出來的那一串鑰匙，也幾乎全是開啓古老的中國鎖用的。她在那一串鑰匙中，立即找到了一枚，插進了箱子之中——」

我一揮手，打斷了他的話頭，道：「別廢話了，箱子中是什麼？一顆人頭？」

陳長青瞪大了眼，道：「如果是一個人頭，我也許不會那麼吃驚！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是什麼？」

陳長青大聲答道：「一塊木炭！」

我眨了眨眼，望着他，道：「一塊木炭！你——看清楚了？」

陳長青道：「那還有什麼看不清的，一塊木炭，就是一塊木炭，有什麼特別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，這是一塊木炭！」

我立時道：「木炭有多大？」